

这世界如此残酷和不公，
可我已经不在乎了！



A KESTREL
FOR
A KNAVE

男孩与鹰

巴里·海因斯 / 著
Barry Hines

仲文明 / 译



CT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A KESTREL
FOR
A KNAVE

男孩与鹰

巴里·海因斯 / 著
Barry Hines
仲文明 / 译

1111 11111



CTA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孩与鹰 / (英) 海因斯 (Hines, B.) 著 ; 仲文明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1
书名原文: A Kestrel for a Knave

ISBN 978-7-5404-4753-3

I. ①男… II. ①海… ②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3673号

A Kestrel for a Knave by Barry Hines
Copyright © 1968 by Barry Hines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gency (London) Ltd.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1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图字: 18-2010-235

男孩与鹰

作 者: 【英】海因斯 (Hines, B.)
译 者: 仲文明
出 版 人: 刘清华
责任编辑: 易 见
整体设计: 吴学军 进 子 赵 靖 刘春瑶 易 莎 黄 芸
排版制作: 胜直设计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<http://www.hnwy.net>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本: 889×1194毫米 1/32
印张: 7
字数: 100千字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4753-3
定价: 2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皇帝驯养大雕

国王驯养海东青

王子驯养游隼

骑士驯养猎隼

女士驯养灰背隼

自耕农驯养苍鹰

牧师驯养雀鹰

捧圣水的修道士驯养鹞鹰

小厮与孩童驯养红隼

——选自 《圣奥尔本驯鹰狩猎丛书》，1486年

大英博物馆哈利父子手抄本

垂下的窗帘遮住了窗子鲜明的轮廓，也遮住了窗外浓浓的夜色。昏暗的卧室仿佛整个蒙上了一层粗纱布，依稀可以看到衣橱和床铺模糊的轮廓。一片静寂。

比利向床外侧挪了挪身子，贾德也跟着挪过来，于是床铺空出来一半。贾德梦呓着哼哼了几声，伸手揉了揉鼻子。比利则咕哝了几声。两人安静了下来。窗外，凛冽的寒风像鞭子一样不断地抽打在屋子上。

比利翻了个身，贾德也跟着翻过来，对着比利的脖子咳个不停。比利把毯子拉了拉，盖住了脖子，又伸手擦了一下自己的脖子。这时大半个床都空了出来，没人睡的地方很快就变冷了。一片静寂。闹钟突然响了起来。比利坐了起来，紧闭着眼睛，伸手去摸闹钟。贾德咕哝了一声，在另一半冰冷的床单上摸索，却不小心把闹钟碰掉了，他伸手去抓，结果把闹钟碰得更远了。

“过来，该死的东西！”

贾德探出身子，用两只手把闹钟抓住。他一手抓住闹钟圆圆的表盘，另一只手的手指则在闹钟背面的旋钮和按

钮上一阵摸索，总算按下了停止的按钮。然后他缩回床上，留下那只闹钟仰躺在地。

该死的东西！

他躺在自己这一侧的床上，不停地翻来覆去，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哼哼着。比利背对着他侧躺着，支起耳朵来听他的动静，接着轻轻地转过头来。

“贾德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还是起来吧。”

贾德没有反应。

“闹钟都响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”

贾德把毛毯拉得更紧了，脑袋埋进了枕头里。两个人还是静静地躺着。

“贾德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要迟到了。”

“噢，别吵了。”

“闹钟慢了，你知道的。”

“我说了，不要吵！”

贾德在毛毯里挥了挥拳头，狠狠地给了比利的腰眼一下。

“停手！好痛！”

“那就给我闭嘴。”

“我会告诉妈妈的。”

贾德又挥起了拳头。比利吓得赶忙滚到冰冷的床边，抽泣了起来。贾德起身，在床沿上坐了一会，然后站起来，摸索着去找电灯开关。比利这才慢慢地挪到床铺中间，用毯子蒙住了头。

“给我定一下闹钟，贾德，定到七点。”

“你自己不会定啊？”

“定一下嘛，反正你都起床了。”

贾德把比利的衬衫从毛衣里扯出来，然后把毛衣当背心穿在身上。比利则睡到刚才贾德睡的地方，舒服地蜷缩起身子，床簧也跟着吱吱作响。贾德看了看隆起的毛毯，走过来一下把毛毯整个掀掉。

“别自摸了，快穿袜子！”

比利继续蜷缩在床上躺了一会，双手像卷煎饼一样地贴在大腿上。然后他坐起来，爬向床尾，想把毛毯再夺回来。

“你这个混蛋，不就是因为起床了吗？”

“过几个星期，你就得和我一起起床了。”

他走到了楼梯口。比利用一只手肘支起了身体。

“把灯关了！”

贾德下楼了。比利坐在床沿上，重新设定了闹钟，然后跑过亚麻布地毡，关上了灯。回到床上时，被窝里的热乎气几乎都散光了。他冻得浑身发抖，在被单上翻来覆去，想找一个暖和点的地方。

比利起床下楼的时候，天还没亮。客厅里的窗帘紧闭着，炉火也没有生。所以即使比利打开了灯，屋里还是显得非常阴暗。他把闹钟放在壁炉上，然后从长椅上拿起妈妈的毛衣，套在了自己的衬衫外面。

比利正在把炉灰往垃圾箱里倒，闹钟响了。他赶紧扔下垃圾桶盖，转身就往屋里跑，结果人还没跑到，闹钟就停了。而桶盖落下时，扬起的灰尘还弄得他灰头土脸。他跪在已经清空的壁炉前，把报纸揉成一个个松软的纸团，摆在炉膛里，看上去像是一束绣球花。然后他把一块木柴立在壁炉上，用一把小斧头从中间劈了下去。斧子被木柴夹住了。他举起斧子，带着木柴用力地砸下去，木柴一下子被劈成了两半，但他却收势不住，把地砖也劈坏了。他把木柴一劈为二，二劈为四，直到劈成十六块。然后把小木块堆在纸团上，就像搭棚屋的支架一样。最后他在上面堆好煤块，煤块堆得很松散，留有缝隙，这样就不会把木块和纸团完全遮盖住了。他划了一根火柴，点燃了纸团，火苗很快在底下蔓延起来，浓烟从缝隙里冒出来，木块也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。看到火苗已经从底部蹿了起来，他起身走到厨房里，打开了食品柜，架子上只有一包干豌豆和半瓶醋。面包盒里也是空空如也。放置在门口的水表缓慢地转动着，红色的指针在玻璃表盘下忽隐忽现。比利关上门，又打开外面的房门。台阶上放着两个空牛奶瓶。他

狠狠地一拳砸在了门框上。

“每天早上都这样！以后我一定在晚上就藏起来点。”

比利正要回屋的时候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又向外面看了看。车库门是开着的。他跑过狭窄的水泥小道，借着厨房的灯光向里面看去。

“可恶，真是太过分了！”

他一脚就把地上的一只油罐踢到了车库的另一头，然后跑回了屋子。煤火已经燃起来了，黄色的火焰带来了些许温暖。比利没有解开鞋带就直接穿上平底便鞋，拿起夹克出去了。夹克的拉链是坏的，他翻过墙头冲到大街上的时候，里面的衬里都露出来了。

天空好像是一幅水墨画，远处住宅区后面的田野上空是淡淡的墨色，颜色愈近愈浓，到城区上空已经变成了炭笔画的颜色了。

街灯依然亮着，有几户人家的灯也亮着，映衬出各自窗帘的颜色。两个刚刚下了夜班的矿工迎面走来，默然无语地与比利擦肩而过。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踩着脚踏车，缓缓地骑过。他们四个人相遇在路上，又悄然分开，以各自不同的速度，前往各自不同的目的地。

比利来到了休闲广场。大门紧锁。于是他后退几步，助跑跳上了铁丝网般的篱笆，爬到了顶部，伸出一只脚准备跳下去。由于他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铁网上，篱笆在两根水泥柱中间颤动个不停。他一只脚踩在篱笆门顶上，

一只手抓着铁网，另一只手摇摆着想要保持平衡。结果他越是摇摆，门晃得越厉害，最后一下子摔到了门内的草丛里。还好，草丛长得不矮。他站起身来，发现鞋子和牛仔褲都被草丛上的露水打湿了，一只手还粘满了狗屎。他在草地上擦了擦手，又放到鼻子上闻了一下，然后从足球场上跑了过去了。球门后面竖着几列小孩子玩的秋千，现在都被竖立的架子围了起来。他看到对面的篱笆上有个狗洞，就从那里钻了出去，走到了大街上。一辆双层巴士驶过，紧接着又开过两辆汽车。三辆车渐行渐远，发动机的声音最终消逝，一时再没有车子经过了。路灯已经熄灭，一刹那间，天地间一片寂静，只有从比利的鞋底传来的咯吱声回荡在熹微的晨光中。

他刚走进店铺铃声就响了，波特先生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就又低下头去，把手中的报纸码齐叠放在柜台上。

“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来晚了？没有吧？”

波特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表，像看秒表一样地握在手里，非常仔细地看了看，然后塞回口袋。比利从柜台前端拿起他的帆布袋，顺势把包斜挎在身上，包身正好垂在屁股上。他理了理弯曲的背带，然后掀开袋子，看了看里面那叠报纸杂志。

“不过倒真的有点悬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迟到啊。这个贾德骑着我的自行车到矿上去了。”

坐在柜台里的波特停下手中的活，盯着比利。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“走着去。”

“走着去？！你知道要走多久吗？”

“不会太久吧。”

“不少人都喜欢在报纸出版的当天读到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又不是我的错，我可没让他骑走我的自行车。”

“我也没让你在这儿给我脸色看！听见了吗？”

比利听见了。

“要知道，等你送东西的人排起队来有一英里长，还有不少大人物呢，比如说福斯山那一带的人。”

比利用鞋子在地上蹭了两下，低头看了看书包，好像里面真有个大人物在等着似的。

“不用多长时间，我原来试过的。”

波特摇了摇头，把一叠杂志在桌面上整好码齐。比利悄悄地溜到暖风器前面，叉着腿，背着手站在那里。波特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赶紧把手放下来，垂在身旁。

“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一贯如此。”

“怎么啦？我没让你失望过吧？”

门铃响起，波特站直了身子，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“您早啊，先生。天气还是不太好呢。”

“给我来包烟，二十健儿牌的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

他转过身去，伸出一根手指在香烟架上划拉着，划到健儿牌那里，伸手就抓了一包。比利趁他背身的时候，伸手从柜台旁边的货架上拿了两条巧克力，扔进了自己的包里。波特收了烟钱，放到弹出的收银机抽屉里。

“谢谢你。”买烟人上扬的声调与开门的铃声相映成趣。

“您走好，先生。”

波特目送他走出店子，转过头来看着比利。

“你知道我雇用你的时候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吗？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好像比利真的会回答似的。

“别人都说，你可得瞪大眼睛盯紧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们那里的人都一样，一眨眼的工夫就能钻你的空子。”

“我可没钻过您的空子，对吧？”

“那是我没眨过眼，没给过你钻空子的机会。”

“您不用给我机会了，现在我才不会自找麻烦呢。”

波特张着嘴巴，眨巴了一下眼睛，取出手表，费劲地看着。

“你打算就这样站一整天吗？”

他摇了摇表，然后又贴在耳朵上听。

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？全世界的人都会打电话给我，问他们的报纸杂志怎么还没到。”

比利走出商店，来到大街上。此时路上已经车水马龙，很多人在公交站前排着长队，等着进城的巴士。比利

走过人群，走出市区。他投递的第一站是一排独门独院的公寓和平房，房子墙壁的外部嵌着小石子，一色的花饰铅条窗。走过这排房子，比利转到大路上，上了福斯山。山势陡峭，路旁的树木栽种和修剪得很整齐，掩映着后面的房子，将房子与路隔开。房子与房子之间都栽着树木、立着柳条篱笆。比利停在一扇顶部装有尖刺的铁门前，看到墙上挂着个牌子，“推销免人，闲人勿扰”。比利沿着车道向内看去，一边把两块巧克力丢进了嘴里。他推开半边门，径直向大屋走去。车道两边种满了杜鹃花，簇拥着一直蔓生到大门口。比利推开了信箱盖。有点卡，弹簧嘎吱嘎吱作响。他看了看两旁的屋角，然后把报纸轻轻地放进邮箱，慢慢地把信箱盖放下，夹住报纸。屋子前窗的窗帘都是拉着的。庭院里一片荒芜，柏油路面上长满了青苔与绿草。比利踩着青苔与杂草，好像走在垫脚石上一样，只剩几步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一口气跑到了门外，“砰”的一声把铁门带上了。他剥开最后两块巧克力，回头看了看。这时，一只画眉鸟从杜鹃花丛中飞出，落在路面上，原来它在柏油路面的裂缝里发现了一条虫子。鸟儿站在虫子上方，直直地向下啄去，仰着脑袋用力地向上扯。虫子被扯得绷直了身体，但还在拼命苦撑。画眉鸟低下脑袋，后退了一步，然后斜着往上扯。虫子还在苦苦挣扎，于是画眉鸟向前一步，暂停了扯动。趁虫子刚刚松了一口气，画眉鸟猛地向上一扯，终于将虫子从土里扯了出来，心满意足。

地叨着虫子飞回了枝头。比利把巧克力的包装纸搓成一团，弹进铁门里面，继续前进。

一辆运送牛奶的板车紧贴着路边的条石嘎吱嘎吱地爬上山来，每当外侧的车轮压过下水道盖的格栅时，木条箱里的牛奶瓶就会乒乓作响。板车停了下来，车夫吹着口哨跳下车头，从后面搬了一箱牛奶，抱着过了马路。比利看了看小山上四下无人，赶紧走到板车那里，拿了一瓶橘子汁和一盒鸡蛋，塞进自己的包里。等车夫回来的时候，比利已经到下一家送报纸去了。板车从他身边经过，就在前面不远处又停了下来。车夫点上一根烟，等着比利走过来。

“今天怎么样啊，小伙子？”

比利停下脚步，懒懒地朝板车靠去。

“噢，还凑合。”

“要不要坐上来？”

车夫笑着在车上拍了拍。

“比你走路强点。”

“虽然也强不到哪里去。”

比利踢了踢后轮。

“这东西时速也就是五英里。”

“那也比走路强，是吧？”

“我骑小孩子的踏板车都比这个快。”

送奶工把烟掐灭，吹了吹烟蒂。

“你知道我总是怎么说吗？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好腿脚不如赖车子。”

他把剩下的半截烟塞进胸前的口袋，一手拎着一个瓶子走到马路对面去了。比利看着他走了，就把橘子汁从包里拿了出来。他用拇指和小指平平地夹住瓶子，然后把瓶子倾斜，让瓶里的气泡窜来窜去，从顶到底，从底到顶，直到里面的果肉好像雪景玻璃球里面的雪花一样凌乱地飞舞着。这时他使用大拇指猛地一按，打开了瓶子，两大口就喝了个一滴不剩，然后把瓶子随便扔回一个木条箱子里面，继续往山上走去。

山顶上有条小路横过，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。比利在路口向左转。这条小路没有人行道，所以后面一有车子来，他便只好闪到小路对面，或者踩进路边的草丛里避让车子。斜坡的两边是田野，间或可以看到几排稀疏的灌木篱笆。站在这里向下望去，公路上的汽车好像玩具车一样，马路对面的住宅区也匍匐在他的脚下。朝市区那边看去，可以看到矿坑的一根烟囱和井架上的绞升机。住宅区后面是一块块色调不一的田野：有黑色、灰色，还有冬天才会呈现的浅绿色。远处的斜坡上，一片小树林清晰可见，就像一块墨水渍。

一阵微风拂过田野，吹过小路。比利拉上夹克的拉链，但是拉链早就坏了，夹克还是敞开的。他走过小路，靠着墙蹲了下来。湿滑的石头闪烁着棕色和绿色的光彩，

好像抛光过的皮革。比利打开背包，翻了一下里面的东西，找出《丹迪》这本杂志，直接翻到《郁闷的丹》^①那一页。

这一期故事里，丹要去参加一个婚礼，他的侄子和侄女在忙着给他准备东西。侄女把他的帽子放在椅子上，结果丹不小心坐了上去，嘎吱一声，帽子被坐烂了。于是丹就去买新帽子，但是店子里的帽子都太小了。店员拿出店里最大的一顶帽子让丹试试。丹说，这下可能差不多了。他想把帽子稍微往下拉一下，结果一下子把帽沿给扯了下来，套在了他的脸上。“哦，天哪！”丹尴尬地从垂着的帽沿下打量着大家。出了商店之后，他突然有了主意，“啊哈，就用这个！”至于是什么东西，这一版画面上没画出来。但是，他首先要想办法把广场上的人清空，才能不被人看到他要干什么。于是，他走到街角的消防栓那里，对着龙头吹了起来。水从喷泉里喷涌而出，把大家都淋得湿漉漉的，于是人们都回家了，广场上变得空荡荡的。好了，现在我可以去拿我要的东西了，丹说道。在下一幅画里面，丹一边试戴一顶大大的灰色礼帽，一边非常高兴地说：“就是它啦，合适得不能再合适啦！”他来到了婚礼现场，在礼宾处取下帽子，交给衣帽存放处的接待人员。结果对方一下没能接住，帽子砰的一声砸在了他

①丹是英国连环漫画《丹迪》（Dandy）中的人物，他是一个喜欢吃肉馅饼的牛仔，为人和善。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力大无穷，经常不小心弄坏东西。

的脚上。“哎呦！”他大叫一声，低头想把帽子捡起来，
“天哪！这是什么帽子呀！整个是用石头做的！”最后一幅画面说明了帽子的身世：就是从市政广场的威廉·史密斯雕像头上摘来的。帽子的原主人1865—1866年期间担任仙人掌市市长，在一个正午被“二十一点”枪杀身亡。

比利站起身来，揉了揉膝盖，迎着风走回到小路上。他开始一路小跑，身后的书包啪啪地打在屁股上，他干脆把包夹在胳膊下面跑。比利把《丹迪》、一份报纸和几本杂志投送到一座农舍，院子里一只柯利牧羊犬追着他的脚跟狂吠不止，一直跟着他跑出院子，跑上小路，然后停下脚步继续叫，直到比利翻过土丘，在它的视线中消失。比利又跑了起来。他把一份报纸卷成望远镜，透过望远镜侦察到前方目标——小路后面的一栋石头房子。他放慢脚步，改跑为走，将报纸抚平，再向反方向翻卷，好让人看不出卷过的印子。

房子边上停着一辆灰色的宾利汽车。自打走进去，比利的眼睛就没离开过这辆豪车。他从车头转到汽车侧门，盯着里面的仪表板看。这时屋子的大门打开了，他赶快后退了一步，转过身来。一个身穿黑色西装的人带着两个穿着校服的小女孩走了出来，钻进汽车。两个小女孩向站在门口穿着睡衣的女人挥手作别。比利把报纸交给那个女人，趁机向她身后的房子里打量了一下：客厅和楼梯都铺上了地毯，墙脚是一溜带着玻璃罩的暖气片，罩子上面